

感情真挚，语言酣畅淋漓，堪称激情的精品

酒魂

Jiu hun
岩芳 著



酒魂

岩芳 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酒魂 / 岩芳著. —北京: 九州出版社, 2012.9

ISBN 978-7-5108-1689-5

I. ①酒… II. ①岩…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2) 第223995号

酒 魂

作 者 岩 芳

出版发行 九州出版社

出 版 人 徐尚定

地 址 北京市西城区阜外大街甲35号 (100037)

发行电话 (010) 68992190/2/3/5/6

网 址 www.jiuzhoupress.com

电子信箱 jiuzhou@jiuzhoupress.com

印 刷 北京紫瑞利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10毫米×1000毫米 16开

印 张 11.25

字 数 180千字

版 次 2012年9月第1版

印 次 2012年9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08-1689-5

定 价 28.0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序

我想，我大概是疯了，我整天为辨别自己是否疯了而烦恼。我的所作所为大概很怪异，要不怎么会惹得人们频频回首？

夏夜，我常常独自坐在家后湖边的那块大石头上，看那静静的湖水和城市的灯火在水中魔变成一条条金灿灿的水蛇与一片片的彩虹。有时点燃一盏烛火，在跳跃的烛光与五彩的水晶世界间流连，流连到午夜。雨天，经常漫步在楼前那条宽阔的马路上。人们匆匆离去，而我却想大声呐喊或放歌。

寒冬，常常独自一个人步行十多里路到海边沙滩上去散步，让海风吹动额前那一缕发丝。发丝在眼前飘动，好似走海就是为了让海风去吹那发丝，而发丝飘动又是为了去寻找那说不清楚的感觉。

春秋季节，常常一个人带着红酒和锅仔到桃花林和铺满金黄色落叶的树林中去野炊。有一次喝醉了，靠在树上睡着了，被不解的牧羊人叫醒，而我却是一个女人。

有的时候，只要听到二胡的声音，就会去寻踪，走到近处来回踱步，或装作闲坐。那时，我的心就会随着二胡那悠扬的音乐而起伏、飘荡，随着那韵而忧伤、破碎、缠绵和疯狂。我那样痴痴傻傻地聆听着，特别是听到它那幽幽怨怨嘤嘤倾诉的那一刻，我真的以为二胡是会说话的。

心绪萦绕，感觉总是怪怪的，有时心尖在抖动，是怀旧？不大像，因为这里有大海、沙滩，处处鸟语花香，要比A城好得多。再说，这里有很多外地人，为什么他们不去夏夜看湖、严冬观海、去淋雨、去野炊、去借他人的音乐而发痴呢？我百思不得其解。我想，我是真的疯了。

直到有一天，夜里，我终于耐不住了，独自一个人拿了酒去散步。冷月、清风、烈酒、孤影。酒喝干了，把酒瓶扔到了那块石头上，去听那破碎的声响。

破碎声震醒了沉睡的心。激情在胸中涌动，于是唱出了这首歌。我想，这首歌一

定在自己的心中孕育已久：

酒有魂，

酒魂催人醉。

酒有魂，

酒魂敞心扉。

酒魂让你的情感尽兴抛撒，

酒魂还一个真正的你。

疑疑惑惑思绪纷飞，

癫狂和超脱是那样美丽。

醉吧！借酒魂笑个开怀，

醉吧！借酒魂哭个痛快，

醉吧！借酒魂爱个淋漓，

醉吧！借酒魂忘个彻底。

（独白）朋友啊，清醒和酒醉是两个世界，

（唱）何不借酒魂梦游一回，

梦游一回。

我反复地唱着这首歌，唱着唱着豁然开朗，终于明白了自己的怪异是酒使然，我再也不怀疑自己是疯子了。

酒真是好东西，怪不得好多人想戒而不得戒，怪不得几千年来千变万化，而酒这种神奇的液体却经久不衰。我是那样的爱酒，喝了酒又是那样地痴痴傻傻，寻寻觅觅。那样情不自禁地唱着这首歌。不知唱了多少遍，于是有了创作的冲动……

目 录

序.....	1
一、酒与泪	1
二、酒有魂	7
三、喜酒与悲情	16
四、似酒的女人	23
五、酒的点化	29
六、一样醉几样愁	36
七、只能爱酒	46
八、酒言坦荡荡	55
九、酒魂·店魂	66
十、醉里逍遥	73
十一、欲诉衷肠酒为先	81
十二、酒怨千千结	88
十三、睹物思人需把酒	95
十四、醉悠悠爱恨悠悠	103
十五、醉思冥冥	112
十六、还是酒好	118
十七、醉语嘤嘤	129
十八、酒醉的韵给醉酒的男人	136
十九、人月同醉	144
二十、人将去酒难留	151
二十一、何不借酒魂梦游一回	160
二十二、未了的酒缘	167

一、酒与泪

紫洋坐在沙发上，伸着白皙细嫩的脖子问月亮：“月亮啊，人类那么聪明，为什么不创造一种能鉴别爱与不爱、能爱多久的仪器？为什么？唉——，这是为什么？”她质问着，长叹着。低下头来，一串串泪珠掉进了盛满红葡萄酒的酒杯里。她喝着带泪的酒，流着带酒的泪。再瞅瞅繁星点点的夜空，还是想和月亮说话：“月亮啊，我不再是我，可你依然是圆圆的你！你亏了又圆，圆了又亏，虽是圆圆亏亏，亏亏圆圆，却可月月轮回。而我——，我呢？爱的圆早已破碎，破碎得不能再破碎了，哪里还有轮回……”

紫洋边和月亮说话，边喝酒，越喝越想喝，如饮琼浆。酒精在血管里狂奔，凝冻的记忆顿时活跃起来：

那是一个美丽的夏日，白云在天上悠悠地飘着。她和苏文带了四个放了糖精的玉米面窝头，四个带叶的红水萝卜，一瓶凉白开和一把二胡，步行到八九里外的河沙去玩。一路上，他们在悠长的林荫小道上吹口哨，哼小曲。当几只水鸟从头顶飞过，发出呱呱的叫声，一条鳞波闪烁的沙河便横卧在他们眼前。

他们脱掉了鞋袜，把干粮和二胡放在河里那块大石头上，手拉着手，光着脚在河里散步。抬眼望去：远处绵延着近乎紫色的山峦；山峦下是层层绿野中绽放的葵花；岸边稻谷飘香，田埂上摇曳着各色野花。他们轻飘飘地走着，此时此刻，仿佛整个世界被净化成了理想中的伊甸园。夏风习习，额前的发丝随风飘荡。她不知这美景、夏风和飘荡的发丝与情欲有什么关系，那乳房确实是在这样的景致中一圈圈坚挺起来的，她感到心花怒放了。她几次想停下脚步，紧紧拥住苏文，但她没有。她想说话，说出来的却是：

“哇！如果河再宽一点，水再深一点，那该多好啊！”

苏文揉揉她的头：

“柴洋，发挥你的想象吧，理想的景致自然会出来的。”

她嘟着嘴，头摇得像拨浪鼓。

“不信，你就闭上眼睛试试。”

她站在水里，轻轻闭上了眼睛。苏文走到大石头前拿起二胡边拉边唱道：

河水茫茫漫过河床，
碧浪与银花叠嶂。
湍湍急急白帆跳荡，
一群水鸟欢唱，
水鸟欢唱。

乘一叶扁舟到水中央，
无须船桨任它癫狂。
浪峰看葵花正放，
浪谷闻稻谷吐香，
稻谷吐香。

歌声在河畔环绕，在脑际回旋，满溢的河水、碧浪、白帆、水鸟在脑海里涌现，把她融进一个梦一样的境界：她和苏文乘一叶扁舟……

作别夕阳夜幕拉上，
梦见一片紫色的汪洋。
金星坠在紫浪上，
我吻紫浪里的月亮，
紫浪里的月亮。
.....

苏文瞅着她淡紫色的月亮唇反复的唱着最后一段，不知唱了多少遍，放下二胡，悄悄走到她身后，乘她不备，猛地将她抱起，疯狂地亲吻起来。

她全身的血液一下子涌到了脸上。她的脸滚烫，心脏剧烈地跳动着。此时此刻，不是心花怒放，而是心魂荡漾了。荡漾的感觉像飘飞，荡悠悠地飘飞。异样的兴奋感在体内源源涌起，涓涓地流淌。她越来越紧地贴着苏文，女人的矜持与腼腆似乎有些把持不住了。她体会着那异样的兴奋，体会着不想放松。她想留住这样的感觉永远。她本想把这异样的兴奋引向销魂那一瞬，结果却是挣脱了苏文，脱掉了裙子和上衣，跑到水深处去游泳。她面迎上浮在水中。

苏文脱了衣服游了过去，把她牵到浅水处，转着溜溜的眼睛说：

“我来教你学狗刨。”

“学狗刨？”

苏文把她抱了起来。这哪里是在教狗刨？她害羞地扑棱着双腿。苏文吻她一口说：

“浪漫的情调是恋人们情感升华的天梯。紫洋，这不怨我，要怨就怨这……”苏文把她抱到河边，平放在浅水里。她的头枕在一个刚好露出水面的细软的小沙包上，面迎上躺在那里，随意地躺着，带着悠悠的情愫。河水漫过了她的身体。她像躺在了地平线上，地球上只有她和苏文；她像一朵浪花等待着海风的吹拂。她渴望，她等待，她闭起眼睛……

他们在浅水里痴缠。

“不行不行，沙子、水！”

“顾不得了，快点吧！”

紫洋突然发现胸罩和裤头被水冲走了，大喊道：

“不好了，漂走了。”

“随它去吧，随它去吧！”

他们的激情燃烧到了极致，她怎么也控制不住自己的呻吟。

“紫洋，喊出来吧！这里不会有人。”

她没喊，呻吟的声音像哭泣。“哭泣”的声音是灵与肉的赞歌。苏文是歌曲，她是歌词。他们弹唱得那样和谐、那样默契。她唱累了，苏文也不再弹奏那曲子，把头埋在她的双乳下，与她躺成一条直线。温热的河水淌过他们的身体，像一曲催眠的音乐，把他们送入了甜美的梦乡……

紫洋凝视着月亮，回忆着体会着水中的缠绵。渐渐地，月亮被乌云遮蔽了。这被夜的云扼杀的月光与她心底的阴影产生了强烈的共振，振得她的心颤抖起来。她想，如果她不跟踪苏文，她的人生就会重新改写了。可是她跟踪了，在一个冬天的晚上，她从后窗户的缝隙里看到了一个满脸油光的“肉山”似的女人那样固执地让想喝茶水的苏文喝咖啡；看到了那座“肉山”压在苏文的腿上，像京巴狗似的用嫩粉的舌头贪婪地舔着苏文的脸；看到了“肉山”那双硕大的口袋状的，像是充满了永远发泄不完的肉欲似的乳房；看到了苏文起初的冷漠，后来的难耐和最终的疯狂……

当时，她傻了，她怎么也看不懂，一个儒雅，有情调的人，在他的情绪还来不及进入状态，那欲就来得这样迅猛、粗犷！迅猛、粗犷到连爱的言语及表示爱的缠绵都统统省略了，省略得那样干净；她怎么也不能把这一幕和自己与苏文在沙河那一幕联系起来。一样的疯狂，疯狂的前奏竟然是这样截然不同！她接受不了苏文跟别的女

人好，更容忍不了这省略了前奏的爱。她再也看不下去了。她想冲进去，撕破那张油光的脸，或者用石头砸扁那一对硕大的乳房。她没有，她只觉得双腿打着战，一下子就瘫软在地上，眼泪一串一串地滚落了下来。耳中是苏文那阵阵熟悉的粗喘和那“肉山”舒服透了的一声声肆无忌惮的喊叫。

约半个小时，这种声音平息了下来。

“唉唉，我苦等了你十三年，终于把你弄到了手。现在你每天主动找上门来，算不算心甘情愿？嗯？”

“唉唉，你怎么不说话？”李瑞英停了一会儿，又说：“我再给你弄点吃的，好好补一补，说不定还能……”

“能也不啦。我的身子已经垮了。”

“你是嘴硬骨头软。”

这还是苏文么？她用力捶着头，她和苏文共同崇赏的情调之感、灵与肉之谈一下子失去了事实的依据。她越想越糊涂，深深地陷进一个巨大的令人费解的漩涡。她觉得天在旋，地在转，脑浆在激涌，像要奔泻出来。她强忍着定心了好久，才推着自行车，踉踉跄跄地走了。

这一夜，她没有回家。她先到了八九里外，和苏文常去玩的沙河。沙河的水结了厚厚的冰。她来到河里那块曾经有过美好记忆的大石头前坐下。寒冰放射着幽幽的冷光。远处，万家灯火在不规则的明明暗暗的过程中，越来越疏落。满天的寒星像鬼火一样闪动着。四野静寂，听不到一点声音，哪怕是乌鸦的鸣叫。寒飕飕的风冷阴阴地刺进了她的骨髓，泪水在脸上形成了两道冰痕，冰痕越积越厚。她想重温美好的记忆，记忆却被冰冻了。她什么也想不起来，只是寒战连连，只觉得自己的心脏在膨胀，心脏内涨满了冰冻的泪。她想痛痛快快地哭一场却欲哭无泪，那颗冷叠叠的心脏越来越胀，胀得她喘不过气来。她来到火车站避寒，后来到了家昼夜营业的小酒馆，点了一盘鱼香肉丝，一盘姜汁松花蛋和一瓶白酒吃喝起来。那酒一口一口热辣辣地浇到心头，那冰冻的泪遇酒一层层融化开来。她只觉得心脏那么一紧一缩一颤，那悲愤的泪就直通通地从心里流到眼里，又从眼里涓涓层层地流了下来。每流一层泪，心脏就缩小一圈，心里就痛快一点。她这样喝着越喝越痛快。酒光了，泪尽了，她的嘴角轻轻向上一挑，自语道：

“哼！哼哼！！能转世成——成人就够幸——幸运了，要是转成虫——虫呀、鸟呀什么的，那不也得朝——朝不保夕地活着？活着也喝——喝不上酒，满——足吧你，满足吧！”她瞅着前一桌脸上笑出花儿来的喝酒划拳的男人们嘟哝道：“酒真是好——好东西！”

她第一次喝酒，第一次体会到酒的妙用。她想象不到如果没有酒，怎么熬过那一夜。

她提出了离婚。无论苏文怎样保证，怎样哀求，怎样痛哭流涕，她都义无反顾。

办完离婚手续，苏文拿着那把二胡，怯怯地走到她跟前。

“紫洋，我知道你容不了我了。我也没有脸面再让你心回转意。这把二胡有过我们美好的回忆，你把它留下。我不敢奢望你因为它而想起我，只希望你看见它而想起那日日有二胡相伴的岁月。”

“不！没有那个必要。”她把脸扭了过去。

“紫洋，你把过去的我留在心里，把现在的我忘掉怎样？”苏文停了片刻，又喃喃地说：“虽然现在的我和过去并没有本质的区别；虽然……”

“有没有区别和我没关系！”她打断了苏文的话。

“求你留下吧！”苏文有些哽咽，拿起二胡，硬塞进她的怀里。

她犹豫了一下，抱着二胡，一个急转身匆匆离去。眼泪扑簌簌地掉了下来。

离婚后，她再也离不开酒了，并惊奇地发现：酒能解除痛苦，酒无所不能！她想，只要把自己这颗千疮百孔的灵魂浸泡在一只酒杯里，一切将会过去；只要寻找一个有酒，且伸手即来的地方，她就会永远逃离爱情的陷阱，就会恍恍惚惚、悠悠然然地度过梦一样的人生。于是，她辞掉了政府机关的工作，开起了酒店。她从小酒馆到大酒店，一路走来，风风火火，竟成了当地的名流。

“唉——，名流又有何用？”紫洋瞅着月亮说。

.....

电话响了，她从回忆中惊醒，把目光移到了电话上：

“响什么？响什么？”

电话又响了，她拿起电话：

“什么事，响什么呀？！”

“哈哈哈哈哈，紫洋，做梦呢？醒醒，快醒醒！”电话里传来了闫岩的声音。

“呃呃，你呀，”她沉沉地说：“早晨就醒了，你在哪里？”

“火车上。是这样，我要去广州，大约需要半个月的时间。走得急，来不及和你道别……”

紫洋打断了他的话：

“顺风，顺风！”

“哈哈，你真会简化！”

“再加‘一路——路！’”

“看把你瞌睡的，不打扰了，回来好好爱你！”闫岩放下了电话。

紫洋毕竟醉了，她没想到通完话该放下电话，只是愣愣地拿着电话想：她是在酒桌上认识闫岩的，她原来叫这个男人闫厂长；后来叫他闫岩；再后来他们做了爱：开始闫岩误认为她的呻吟是疼痛，终了才知道自己做了一次真正的男人；再后来，闫岩做了无数次的男人；再后来，在葡萄架下的小溪边，闫岩边为她洗脚，边说出了心里话，要和玉琳离婚，娶她为妻，她没有说话；再后来，她在一个风和日丽的山头上向闫岩澄清了他们的关系：“……我想，或许在喜欢和爱之间，朋友与情人之间，知己与恋人之间，还有另外一个词汇，或许我对你的那份感情就是这个词汇。”闫岩知道这并不算完全拒绝，眼眶中充盈的泪水始终没有掉下来；再后来是继续交往和闫岩默默地等待。

.....

紫洋这样愣愣地想着，不知几时，电话从手中滑了下来。她趴在桌子上睡着了。

二、酒有魂

今天是八面来风酒店一年一度的野餐狂欢日。晚上九点，野餐的队伍开始出发了。货车在前面带路，摩托车、自行车紧跟其后，酒店的职工和每个人所带人员两百余人浩浩荡荡地向沙河挺进。

货车上的发电机嘟嘟地响着，高音喇叭播放着迪曲。

“对面的女孩看过来，”小伙子们高高地跟唱，对女孩们打着响指。

“看过来，看过来。”女孩们跟着音乐呼应。

这是青春的旋律，所有的人跟着旋律动了起来：个个摇头晃脑，脊背大幅度地涌动，全身每一个关节都充满着强烈的节奏感。

紫洋的车在最后压阵。她和副总怡秋看着眼前一幕幕情景，身子也动荡起来。

前面一个身穿大红T恤衫，面部像雕刻般的年轻小伙推着自行车，一步一回眸地往回返。紫洋的车停了下来，怡秋下车问：

“喂，小伙子，怎么要往回返？”

“我想——您不认识我，我不是八面来风的人。”雨宣说。

“这没关系，你是怎么知道的？”

“我么，开始觉得好奇混了进去，混着混着就忘了。这会儿才想起我没资格这么疯狂。我这就走，这就走。”雨宣说着左脚蹬在脚蹬上。

怡秋抓住他的车把：

“既然来了，就别走啦。今天是酒店的狂欢日，也是汪总犒劳职工的日子，每个职工可带一个朋友参加。你就算我带的，快去吧！”

“犒劳？这样的犒劳法？”雨宣张大眼睛，指指自己的鼻子，再指指怡秋：“我就算您带的？”他愣了几秒钟，高兴得连谢谢都忘了说，扭过车把，飞快地向沙河奔去。

紫洋瞅着这个背影，不知怎么，突然有些慌张起来。

怡秋上了车，见紫洋失措的样子，想问什么，又咽了回去。

队伍来到了沙河岸边。紫洋两个小臂交叉在胸前，对这次野炊提出了要求：

“……喝酒是必然的，没有酒就玩不出水平。但只许半醉，不得大醉。既然要玩

就要玩得开心，玩得忘我。工作要工作出个样来，玩也要玩出个花儿来。这是我对大家的一点点要求，希望你们不要辜负我的一片苦心。”

“我们不辜负，我们不醉不归！”一个调皮的服务生喊。

紫洋笑了笑说：

“好了！让我们把一切的一切抛到九霄云外；让我们把自己的个性充分地展现给如此多情的夜空；让我们坦荡疯狂地拥抱这暗香浮动的浪漫的夜晚，不为别的，为自己的青春！”

“为我们的青春！为我们的青春！！”雨宣激动得流下了热泪。

“为我们的青春！为我们的青春！！”大伙跟着雨宣齐声喊着，立刻散开。小伙子们高兴得狂奔乱跳，女孩们叽叽喳喳像自由的小鸟。

“喝酒是必然的？只许半醉，不得大醉？”雨宣自语着，听得呆了。他站在那里愣了一会儿，问一个职工：

“她是谁？”

“谁是谁？”

“那个讲话的。”

“总经理汪紫洋！”那个职工自豪地说。

“总经理？紫什么样？”

“汪洋的汪，汪洋的洋，紫色的紫。”

“呃知道了，汪洋紫。”

“你这人真逗，啥汪洋紫呀，是汪紫洋！”

雨宣笑指着那个职工说：

“这哪是我错了？”雨宣眨着眼睛自语道：“汪紫洋，这个名字好！”

“厨师们！把车上的铁棍卸下来，赶快搭架子。”厨师长喊。

“贾师傅、小扬，你俩把发电机抬到河东边那个土坑里，这样噪音小一点。”后勤李经理昨天就来看好了地形。

“来来，大伙赶快把车上的东西卸下来，其他的人负责把卸下来的东西运送到河那边。”怡秋指着河边那块空地。雨宣上了车，和大伙一块干了起来。说笑中，八个烤羊架已搭好，整齐地摆放成一排。八只穿了细铁棍的羊，分别横架在每个铁架上。大伙立刻围坐在架子前，点燃了炭火。羊肉在烈火中滋滋作响，散发着诱人的浓香。调音师调好卡拉OK的音量，音乐响了起来。

人们在音乐中笑闹着，雨宣跟在怡秋身后。怡秋逗他说：

“你这小伙儿，跟着我干啥？”

“我是您带来的呀！”雨宣眨着溜溜的眼睛。

紫洋迎面走来，雨宣走上前去：

“汪总好！”

紫洋没顾上答话，月亮唇向上一弯，视线就定在了雨宣的眼睛上。

雨宣有些不自在的说：“汪总，您跟别人不一样！”

“好熟悉的一双眼睛！”紫洋像是自语。

“我么？”雨宣指了指自己的鼻子。

紫洋没有说话，脸上掠过一缕淡淡的忧伤……

羊肉烤好了，大伙围坐在一起吃喝笑闹起来。

“汪总”，怡秋指着笑闹的人群：“你瞧这伙孩子，刚喝上就疯了。”

“年轻嘛，不喝也疯！”

紫洋的话音刚落，一群姑娘小伙来敬酒。雨宣不会喝酒，突然觉得在这种场合下喝酒别有一番情趣。他扬起脖子，咕嘟咕嘟地喝了多半瓶，体内的血液顿时活跃起来。他轻轻地闭起眼睛，体会着血液的流动。渐渐的身体轻飘起来，像在雾里，耳边的音乐像是从天国飞来。这是梦，是谁编织了这样的梦？是汪紫洋！汪——紫——洋，这个名字就是梦，人是梦中人！他万分激动的睁开眼睛，拿着啤酒瓶和紫洋碰了一下：

“汪总，认识您真高兴。我叫闫雨宣，下雨的雨，宣传的宣，请您也记住我。”

“雨宣，闫雨宣，记住了。”紫洋又不由人地把目光移向雨宣的眼睛。

四目碰撞得有些不自在，都想错开对方的目光，结果错开和偷看的起点、频率是一致的，越想错开越是错不开，而两人谁都不想放弃偷看。几个回合下来，都害羞地一笑，这才想起光碰了瓶没喝酒。紫洋举起瓶来喝了一口，雨宣却把那瓶剩下的酒喝了个底朝天。由于喝得过猛，这酒好像没有喝进肚里，直接喝到了头上，大脑的神经顿时兴奋起来。他深一脚浅一脚地走到卡拉OK机前，等那个职工唱完《感恩的心》，接过了麦克风。这一曲是《小城故事》。他想小城故事再多，也不如这里的故事精彩！歌的过门一过，歌词就全变了：

神仙酒无量，

梦悠悠真狂。

紫气东来醉成洋，

载我荡呀荡。

宣在睡梦里，

荡在紫浪上。

又叹八面来春风，

暖在我心房。

人们为八面来风和“神仙酒”感动着；怡秋为歌的意境和雨宣的才气喝彩；紫洋听着，用心体会着，不知怎的，雨宣的歌像一股暖流舔荡着她的心魂，她耳热心跳起来。他那沉宏的嗓音，他投来的眼神，那样那样熟悉。紫洋一下子被这个易感的，有才气，有激情的大男孩打动了，心中充满了激赏。

雨宣唱完，悠悠地走了过来。紫洋说：

“构思很巧妙，歌里暗用了你我和酒店的名字，很美、很浪漫，也蛮有情调。为了你这首歌，我就喝了这神仙酒，说着把瓶里的酒一饮而尽。”

“汪总，在酒店工作的人是不是全离不开酒？”

“这不是必然的，是人为的。确切地说，他们喝酒是我带出来的。”

“您为什么要带他们喝酒呢？”

“你觉得奇怪是不是？人在高兴的时候，借助酒的力量让值得高兴的事更高兴。酒能激发余兴，余兴激发出来，才能尽兴。你说是不是？”她指着兴奋的人群，“你瞧，如果不喝酒，他们怎么会高兴得疯了呢？”

“哦，原来酒有这么大的魔力。”雨宣突然想起父亲来，说：“我老爸回了家也爱喝酒。不过，他越是生气，喝得越多。喝了酒像根木头桩子。唉——”雨宣停顿了片刻，“噢，对了，我爸经常到八面来风吃饭！”

“那，你爸是谁？”

“闫岩。”

“闫岩？是啊是啊，他总来。”紫洋瞅着雨宣，脸上的肌肉抽搐了一下，赶忙转回了话题：

“唉，酒是好东西，酒是有魂的！”紫洋沉沉地说。

“呃？”雨宣惊诧了。“酒有魂？您不是给我讲一个鬼的故事吧？那——，酒有魂，什么又是酒魂呢？”雨宣睁大了眼睛。

“你想想看，人为什么要喝酒？喝酒就是要图个醉，醉了才有妙趣，让人醉就是酒的魂。”

雨宣似懂非懂，不好意思再追问下去，就和大伙吃喝起来。他拿着酒瓶，一会瞅瞅星空，一会瞅瞅大地，一会瞅瞅沙河，一会瞅瞅疯了的人群：河边五六米处，一个小伙儿不知为什么哈哈大笑，几个女孩见状凑了过去，也无由地大笑不止；还

有一个人从河里灌了五六瓶水，愣往火上浇，嘴里还一个劲地喊：“我没醉，我没醉。”雨宣瞅着眼前千姿百态的自我放纵和忘记了自己的集体疯狂，突然又想起紫洋的“酒魂”来。

“酒有魂，酒是有魂！”雨宣情不自禁地说。

“喂喂，你嘟嘟什么呀？”二楼大堂经理见雨宣痴痴迷迷的样子，不解地问。

“我说酒有魂，难道你不觉得？”

“什么？酒有魂？我看是你有病！”

“不是他有病，是我有病！”紫洋正好走了过来，她指着自己的鼻子笑着说。

“我看呀，今儿个大家都有病！”后勤李经理也凑了过来。

正说着，一个女孩弓着腰，飞快地骑着自行车，向雨宣直奔过来。她一个急刹闸，下了车，把车子往地上一撂，跑到了雨宣跟前。

“雨宣，你怎么也在这里？”

“咦！岚岚？”雨宣感到突然。

紫洋抬眼一看，一个短发上压着顶牛仔喇叭帽的女孩站在雨宣面前。她穿着米色秃袖短款上衣，性感的牛仔短裤。背上背着一个缀满黄飘带的黑色背包。粉嘟嘟的脸上闪动着两个可爱的小酒窝。

“好可爱的女孩！”紫洋说。

“谢谢您在他面前说我的好话。”岚岚不好意思地瞅了雨宣一眼。她见眼前这个与众不同的，飘亮而又喜相的大姐姐那样和蔼可亲，便胸无城府地自我介绍道：“我是雨宣的女朋友魏岚岚，是雅珍约我来的。”她怯怯地瞅着雨宣，怕“女朋友”三个字用错。

“这样的大好时光，你怎么要迟到？”紫洋问。

“因为锁了门，忘了带背包，又没拿钥匙，父母有应酬回家又晚。”岚岚边说边取下了背包，“我还带了鱼片、牛肉干和锅巴。”她从背包里拿出了一袋牛肉干递给了紫洋。

紫洋接过牛肉干逗她说：

“岚岚，你带那么多零食，是不是怕不给你吃烤全羊？”

“嗨，你好！”年轻人总是见面熟，服务生拿了啤酒和羊肉递给了岚岚。

“嗨，你好！”岚岚接过说：“行行！我会喝，我会喝！”

雨宣瞟了岚岚一眼。

紫洋见岚岚那样天真无邪，嗤嗤地笑了。

“大姐姐，你真好！”岚岚啃着羊肉，黑亮的眼睛一眨不眨地瞅着紫洋。